



道德經講義卷第三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。微妙玄通。深不可識。夫唯不可識。故強為之容。豫若冬涉川。猶若畏四鄰。儼若客。渙若冰將釋。敦兮其若樸。曠兮其若谷。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。徐清。孰能安以久。動之徐生。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惟不盈。故能弊而不新成。

且古之善為士者。何如哉。藏器韜光。潛冥幽蹟。達混成之旨。造虛無之域。抱道保身。端莊其容。而望之儼然。悅懌其心。而與物無間。內視返聽。

乃聖乃神。入乎精微。微而妙。妙而玄。玄而通。寬
大重厚。深之又深。鬼神莫測。其行藏。造化莫知。
其涯涘。若混元之隱於柱史。列子之隱於圃田。
世其可識之哉。故曰古之善為士者。微妙玄通。
深不可識。且不可度者。天之高也。不可量者。地
之廣也。覆之以圓。載之以方。亦強擬之而已。又
孰可觀其倪。而扣其端也。至人亦然。其量宏深。
其德綿遠。恐後世默默而無聞。故強為說其容。
敷其狀。示以委順之迹。引化之而已。故曰夫唯
不可識。故強為之容。然亦不為福先。不為禍始。

戒於未然。謹於未萌。內養其真。外接於物。惴惴
兢兢。不敢進寸而退尺。若寒沍之月。涉于長川。
履於薄冰。唯恐其泮。而自溺。豈非豫若冬涉川
乎。潔已盡誠。守虛養正。三省其身。肅於出處。敬
於去就。目不外瞻。耳不外聆。夙夜匪懈。亦恐德
之不至。畏之警之。若四鄰之密。懼其察而知之。
豈非猶若畏四鄰乎。端穆謙抑。見於顛沛。造次
之間。克已復禮。見於視聽言動之際。舉措溫然。
如賓對主。使人不厭。豈非儼若客乎。慧日洞照。
心融理釋。了無窒礙。渙若陽春。其凍未有迎之

而不解者。豈非渙若冰將釋乎。天資雅淡。日用混成。以素以樸。不琢不雕。靜厚無華。德行兩全。豈非厚兮其若樸乎。敞其天谷。寬其神室。冲虛廣大。量等真空。涵之容之。應變酬答。不失其常。豈非曠兮其若谷乎。內心澄徹。合而為一。神炁自交。能容萬物。殊不自異。如溪之流。其水本清。受汙納滓。不以為濁。混然若太極未判。豈非渾兮其若濁乎。靈源清淨。若天下溪。應物同塵。涵清受濁。徐順衆緣。不為物轉。還歸淵默。故曰孰能濁以靜之。徐清。夫水之性既徐徐而清矣。鑑

止不動。萬象俱泯。然後安而久之。運其發生之功。旁流他澤。曷有窮盡。莊子云。水之為物。鬱閉而不流。亦不能清。此天德之象也。諺云。流水不腐。戶樞不朽。至人取法焉。使華池神水。斡轉百關。遍布百脉。滋溉元田。則神芝產焉。為長生久視之靈苗。是因靜中之動。故曰孰能安以久。動之徐生。且有盈必有虧。有泰必有否。天下之至理也。至人守道神遊太寂。一性冲澹。謹其持滿。懷其謙遜。又安得而盈乎。故曰。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噫。既有成必有壞。有新必有弊。是以常守其

弊損之又損。萬世不易。超然出於形數之外。知其成必有壞。新必致弊。是以不待新成。而一性常自若也。故曰。夫唯不盈。故能弊不新成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。守靜焉。萬物並作。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。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。靜曰復命。復命曰常。知常曰明。不知常。妄作凶。知常容。容乃公。公乃王。王乃天。天乃道。道乃久。殁身不殆。

萬物之本。莫貴乎虛。莫善乎靜。蓋虛也。靜也。得其居也。取也。與也。失其所也。致虛存虛。猶未離

有。守靜存靜。猶陷乎動。有思有為。不若無思無為。然後動者自靜。實者自虛。是以至人虛之又虛。神得其居。靜之又靜。神得其正。致虛於極。守靜於焉。虛靜兼忘。藏我於無心。載形於無身。上與天游。下忘世交。趣舍屈伸。道備德著。列子言。莫如靜。莫如虛。西昇經言。人能虛空無為。非欲於道。而道自歸之。是矣。故曰。致虛極。守靜焉。夫萬態雖殊。則吾心常定。萬變雖殊。則吾心常寂。且萬物之並作。兆於和氣。發於無形。觀其復也。反於杳冥。歸於自然。至人體自然之妙用。猶天

地之於萬物。作者動。復者靜。斡動樞機。運煉元和。含養胎息。則真炁來復。返本還元矣。易曰。復其見天地之心。故曰。萬物並作。吾以觀其復。且萬物皆作於性。皆復於性。類草木之有根也。四時各得其趣。出乎震。見乎離。說乎兌。勞乎坎。終歸其根也。夫草木枝在上。而根在下。人則不然。四肢在下。根在上。即泥丸宮是其根也。黃庭曰。腦神精根。字泥丸。乃帝真靈域。精神所聚也。儻能內觀於此。萬神自集。萬炁咸臻。衆妙感會。胎仙成矣。故曰。夫物芸芸。各歸其根。夫至士造道。

必始之窮理。次之於盡性。終之於復命。未有不窮理盡性。而能至於復命者也。今天明白四達。窮其理也。致虛極。守靜篤。盡其性也。廣成子云。無視無聽。抱神以靜。形將自正。必靜必清。無勞汝形。無搖汝精。汝神將守形。形乃長生。長生則乃命復矣。故言靜曰復命。至於知常而自保。知常而自明。不為福先。不為禍始。以契天地。以襲炁母。亘古亘今。萬變不遷。與道為一。故曰復命。曰常。知常道者。智無所不週。性無所不通。氣無所不和。語默有法。出處合時。泰定之中。天光自

道徳論卷三
耀壽同箕翼。寂照湛然。可以鑑古今。可以燭萬物。故曰知常曰明。至人體道自然。默與元會。內盼宸極。一呼一吸。舖飼谷神。冲用無垠矣。若夫下士不知常道。為物所累。隨物轉徙。以偽喪真。外為善惡所傾。內為陰陽所寇。或滯三千六百之小法。或著七十二家之旁門。舉心誕妄。動作皆凶。孰能自固其命者耶。此蓋不知常道。妄作凶也。至人常德既備。則靈明寬曠。小大美惡無所不容。如天之無不覆。如地之無不載。如日月之無不照。於人無棄。於物無違。故曰知常容。既

能容矣。襟懷坦然。平夷大同。無異。應而不藏。不親其親。契道無私。故曰容乃公。執天之行。一視同仁。正己誠心。德用周溥。無賢不肖之間。使天下人樂推而不厭。無有不歸者矣。故曰公乃王。王道者。天道也。無為無事。端拱淵默。以道為本。無所不懷。無所不化。處域中之大。為萬民之主。作一身之宰。莫知其極。故曰王乃天。天猶有形。道則極矣。先天先地。無為而無不為。自古以固存。視之不足見。聽之不足聞。用之不可既。惚兮恍兮。無非自然。故曰天乃道。至人懷天抱道。微

妙玄通。千轉萬變。金石不能殘。水火不能害。世
患莫能侵。然後脫胎神蛻。與道翱翔於真常之
域。何危殆之有。故曰道乃久。沒身不殆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下知有之。其次親之。譽之。其次畏之。侮之。信
不足。有不信。猶其貴言。功成事遂。百姓謂我自然。
太上者。不可得而名也。亘於始古。其教無為。其
治無迹。與道同體。體合自然。與天同功。功無宰
制。四方萬里。日以變化。其德無上。可加。故曰太
上。雖有其位。而不自尊。不尚賢。不使能。任物自

然。各正性命。各安其所。若在華胥之國。則天下
不聞治而自治。人雖知有其君。而謂帝力於我
何有。周詩曰。不識不知。順帝之則。故曰太上下
知有之。且上古之世。民結繩而用。巢居穴處。不
知四時寒暑。歲月推遷。可為至治矣。伏羲神農
氏作。民始知有其生。耕而食。織而衣。趨於仁義。
拘於禮樂。毀譽之說著焉。為其君者。澤加於民。
法傳於世。被其仁者。則親之如父母。懷其義者。
譽之如日月。親譽之理愈彰。則於上古之道日
愈遠矣。南華言舜有羶行。百姓悅之是矣。於身

亦然。自己之性生則具足。與太上同體也。能悟之者。內視獨存。與神為一。親之勿失也。而中士莫不知。莫能行。譽而已矣。故曰其次親之。譽之後世。治出變詐。淳澆朴散。仁義失。禮樂廢。愚智相欺。善惡相非。天下衰矣。未免導之以政。齊之以刑。設鞭撻。示威令。使民勉而從之。故民不畏威而化為欺罔。民欺罔。則侮上之心生矣。舉天下以賞其善者。不勸。舉天下以罰其惡者。不沮。故蓄人者。人必蓄之。侮人者。人必侮之。一身亦若是。下士見道。寂寞無方。故畏之。聞道為恠。則

侮之矣。故曰其次畏之。侮之。五常者。以信為主。魯語云。民無信不立。信全則天下安。信失則天下危。儻焉文質相勝。得喪相隨。上下相凌。權詐聿興。欺罔並起。此信之不足也。信既不足。民有不信之心生焉。所謂商人作誓。而民始畔。周人作會。而民始疑。於身矣。異哉。信之愈信而不足者。上士之有之。勤行者也。有不信者。下士聞道而大笑之者也。故曰信不足。有不信。太古之化何如耶。無為之理。不言之教而已。其貴言也如此。易曰。不言而信。存乎德行。則知聖人臨蒞神

器一言而為後世法。一言而為天下則。自知其言之可貴。是以損之又損。默之又默。猶貴其言。未嘗輕發。今之人徒貴其言。亦虛文也。故曰。猶其貴言。有道之君。端嚴清淨。使人日改月化。遷善遠罪。甘其食。美其服。安其居。樂其俗。鼓腹而遊。擊壤而歌。垂拱而視。天民之阜。淳風可復。功既成。事既遂。百姓咸謂得其自然之道也。煉養之士。恐下愚聞其道而不信。是以鉗口結舌。俟有道者言之。不宣泄其天寶也。自貴行用。至於玉符金液。保神煉形。白晝飛昇。名刊瓊簡。飛輶。

太清道成之後。則天下知有自然之道矣。故曰。功成事遂。百姓謂我自然。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。有仁義。智慧出。有大偽。六親不和。有孝慈。國家昏亂。有忠臣。

大道者。太古無為之道也。大道之隆。仁義行於中。民用之。而不知其為道爾。聖人之學。先道德而後仁義。世俗之學。先仁義而後道德。元晏之風。既泯。穆清之化。不存。去道愈遠。與道日違。而廢弛矣。且純樸不殘。孰為犧樽。白玉不毀。孰為

珪璋。道德不廢。安聚仁義。淳風一散。民性乃澆。仁以立人。義以立我。仁愛漸生。義和漸長。殊不知陰陽者。天之道。剛柔者。地之道。仁義者。人之道。其仁義初未嘗離於道。而道亦何嘗棄於仁義哉。柰何後學之士。執仁義為定名。遂使樸素之俗微。而蒙蔽之害生焉。以為人之生也。非仁不立。非義不行。殊不知仁義行。則大樸割。割大樸以成其質。欲其不敗壞也。難矣哉。曾未若絕仁棄義。返本還元。造乎自然而道不廢矣。故曰大道廢。有仁義。世不知道之足。以養萬物也。智

慧起於仁義。盜賊起於貧窮。仁義隱。則智慧生。智慧生。則大偽出。智不足。則繼之以慧。慧不足。則繼之以偽。未免制禮作樂。以飾天下之形。漸摩仁義。以慰天下之心。故為文法武備。刀尺斗斛。權衡以制於民。而大偽同異之辯始出焉。此無他。失於體道而已。人之一身。亦欲其深自晦藏也。智慧一出。則大定散。而大偽生矣。故曰智慧出。有大偽。且孝子不諛其親。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。孝之至也。六親方和。孰為孝慈。苟舍孝慈而欲六親之和。未之有也。六親者何。父母

兄弟妻子也。若乃不獨親其親。則天下之人皆可為孝。不獨子其子。天下之人皆可為慈。六親既無不和。則孝慈孰可見乎。以致在長失均平之教。居幼有高下之心。則六親安得而和。慈愛養親之迹見矣。而身中亦有六親焉。六神是也。諸根受染。亂我天和。當以孝慈友悌寬容之德。和悅陽神。恬頤六識。宜其暢然安適矣。故曰六親不和。有孝慈。忠臣不諂其君。事其君者。不擇事而安之。忠之至也。苟欲棄忠義而致君於堯舜。未之有也。忠義者何。知無不言。謂之忠。知無

不為。謂之義。且聖人均平寬厚。四海一家。遊心太古。無為而民自化。無為而民自順。安有剖心抉目之臣哉。是以夏桀立而龍逢彰。商紂亡而比干顯。固知保國寧家。致君澤民。立身揚名。動天地。感鬼神。不過乎孝慈忠義而已。國既如斯。治身亦然。至於心兮神兮。昏昧煩紊。姦邪盛也。姦邪者何。六欲七情。邪寒暑雨。憂愁思慮。亂其真宅也。忠臣者。正炁也。凝虛養素。平易恬澹。則憂患不能侵。邪氣不能襲。奸臣去而國太平。螫疋死而我長生。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。

道德經講義卷第三

道德經講義卷第四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。民利百倍。絕仁棄義。民復孝慈。絕巧棄利。盜賊無有。此三者以為文不足。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。少私寡欲。

道之與性。一而不離。離道為德。是名聖智。然非聖智。則不足以知道也。蓋聖與智出於無心。形度法象。功用陳迹。皆為聖也。苟有心於為聖。豈知至聖者乎。權變謀慮。揣摩縱橫。皆為智也。苟有心於為智。豈知至智者乎。至人恐天下惑於

聖智失真愈甚。故居其實而不居其華。貴乎務本。絕其聖而不顯。棄其智而不用。游乎澹泊無為之鄉。自然奸宄不生。禍亂不作。民如童蒙。專事農業。其利於民也。豈止百倍。經曰。五帝書象。蒼頡造字。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。又曰。以智治國。國之賊。不以智治國。國之福。人身亦猶是也。苟恃其心之聖智。乃散朴之本。興詐之源。宜絕而棄之。則內德圓融。而正炁不致紛擾。各安其性。為利博矣。故曰。絕聖棄智。民利百倍。夫孝慈者。天之性。仁義者。人之情也。蓋天性出於自

然不可易也。為人使易以偽。為天使難以偽。而仁義果不足以復性也。鑿鑿而為仁。跽跋而為義。仁者愛物。則人親之。義者宜物。則人譽之。親譽之心生。而性命之和失矣。至人絕之於未有。棄之於未然。使人反於本。復於初。則孝慈之道全矣。豈獨親其親。子其子乎。於其身也。親於仁。則為內慮所汨。譽於義。則為外物所移。曾未若絕而棄之。置諸無用之域。則衆妙晏然和悅。本性復歸於真矣。故曰。絕仁棄義。民復孝慈。夫世俗機巧之變。利欲之心。人皆有之。常敗於幾成。

每患其不及。雕斲刻削。機械局鑄。事之巧也。珠玉斗斛。權衡符契。物之利也。競事之巧。則不顧其耻。趨物之利。則不顧其義。起盜賊之一端也。苟能反其性宅。歸於朴鄙。了無爭奪之由。則寇盜何事而起乎。人之於身。巧必勞。利必役。勞其神。役其心。損疹多矣。能棄絕之。則精神閑逸。靈元內固。盜賊焉有哉。故曰。絕巧棄利。盜賊無有。且絕聖棄智。一也。絕仁棄義。二也。絕巧棄利。三也。皆入道之序。然未觀其實也。道不可以言。言之皆其似者也。達者聞似而識真。未免紀之以

文。垂之以教。猶恐人之疑似焉。是以明而不著。知而不用。去文而尚質。令別有所循。使其渙然冰釋。故曰。此三者以為文不足。何謂令有所屬。純粹而不雜。見素也。靜一而不變。抱樸也。守己至公。不好外美。少私也。節儉制情。恬然安密。寡慾也。如是而治國。則躋民於仁壽之域。羲皇之世。不難及矣。如是而治身。則其神虛白。物不染。豈非見素。其神不虧。存於混沌。豈非抱樸。食息起居。無非公正。豈非少私。棲神希夷。諸緣迥絕。豈非寡慾。以彼易此。有何不可。

道徳言義四
三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。相去幾何。善之與惡。相去何若。人之所畏。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衆人熙熙。如享太牢。如登春臺。我獨怕兮其未兆。如嬰兒之未孩。乘乘兮若無所歸。衆人皆有餘。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。純純兮俗人昭昭。我獨若昏。俗人察察。我獨悶悶。忽若海漂兮似無所止。衆人皆有以。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。兒貴食母。

世人學以致道者也。方其務學以窮物性。思慮善否。參稽治亂。而舉之於施用之間。患其未成。

憂其未得。求其日益。積而不已。則歧慕矜夸。寵辱哀樂。致憂多而去道殊遠矣。若夫至人為道。貴乎日損。守其自然之性。不學則不少。多學則不亂。以謂道即我也。我即道也。又何學焉。任其性命之真。坦然何憂。無適而不樂。以致絕學於一身。則渾然圓成。內外朝徹。無思無為。量涵太虛。一切不有。憂患莫能侵。邪氣不能襲矣。故曰絕學無憂。夫唯者。恭也。阿者。慢也。唯恭阿慢。不可同日而語。原其理則均。應聲也。心本一爾。聲何異乎。若能忘世利之執。亦無唯阿之分。相去

能幾何哉。為善無近名。名極則害身。為惡無近刑。刑極則殘生。二者皆物爾。如畫馬牛。如刻虎兔。皆非其實。相去奚異哉。至人於其身也。知其唯阿之音。同出乎一舌。善惡之意。本萌乎一心。一恭一慢。一仁一暴。取舍無多。不若兩忘會道。故曰。唯之與阿。相去幾何。善之與惡。相去何若。且蘊道之深者。非唯阿恭慢之能譬。善惡聲塵之可接。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。行於禮樂刑政之際。天下不知其異也。不嬰於物者。其心而已。是以人之所尊。我亦尊之。人之所畏。我亦畏之。

不便於性者。不以滑和。不益於生者。不以累德。察其聲色情慾。所畏莫大乎此。豈得不畏哉。儻若失性落魄之徒。荒迷喪失。蕩其真源。未嘗守中而居央。終失於道矣。故曰。人之所畏。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人各溺於所好。熙熙然奪於物情。外遊是務。太牢者。祭天之物。以養口體。忘失道味矣。春氣一新。品物流形。臺榭園林。五色燦然。如觀高華。以娛心志。目眩諸外。心憤乎內。趨偽逐景。志無厭足。心迷不返。去道尤遠。故曰。衆人熙熙。如享太牢。如登春臺。是以至人寂然。

處乎覆載之間。深究其妄。守之於中。不動不徙。莫知其形之之迹。返本還元。莫窮其動之之由。若嬰兒初生。百日之前。含德未孩之際。與物委蛇。和以天倪。全大朴之真矣。故曰我獨怕兮其未屯。若嬰兒之未孩。遂可隨世混迹。與物同波。心融形釋。與神為一。若虛舟泛泛而東西。木葉飄飄而高下。不知風之乘我。我之乘風。莫知其所往。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。世人徇其所知。汨於富貴。自謂樂有餘矣。至人則不然。糝糠名利。針芥軒冕。知身世皆妄。心如虛空。無乎不忘。故曰

衆人皆有餘。而我獨若遺。是以窮天下之辯者。不在辯而在訥。極天下之智者。不在智而在愚。終日如愚者。以其不虧其神也。故曰我愚人之心也哉。純純兮。世人用神於外。光而且耀。惟求多聞增益其見。學以銜人。若揭日月而行。至人則智周萬類。靈光內燭。被褐懷玉。外無文彩。故曰衆人昭昭。我獨若昏。世人嚴明苛刻。矜夸有為。執持其褊急。從事於細微。見察淵魚。智窮毫髮。而不知止也。若至人則體天法道。逍遙任物。冥然寬大。無乎不容。昏默難知。晦冥罔測。故曰

衆人察察。我獨悶悶。且海之為物。八紘九野。天漢之流。注焉而不滿。酌焉而不竭。至人之心。善下廣納。應變無涯。不滯方隅。離諸邊徼。變動莫居。而無所觸。故曰。忽若海。漂兮似無所止。噫。桂可食。故伐之。漆可用。故割之。衆人馳騁其能。嗜好耽玩。自剖擊於世俗。此所謂衆人皆有以。人但知有用之用。而不知無用之用。至人行若曳槁木。心若聚死灰。道全德備。不事外飾。若無所施。世愚不達。謂我獨頑似鄙也。故能益生尊性。違俗履道。為人之所不為。行人之所不行。非欲

異於人。自然與人異矣。故曰。我獨異於人。道者。萬物之宗。如魚之有水。魚失其水則死。人失其道當何如哉。要當知其神為炁之子。炁為神之母。非母乳之。無以自活。非炁飼之。無以自生。故虛而乳之。綿綿上下。則形可以不化。神可以不虧。大道之體符矣。故曰。兒貴食母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。唯道是從。道之為物。唯恍唯惚。惚兮恍。其中有象。恍兮惚。其中有物。窈兮冥。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。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。其名不去。以閱衆甫。

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。以此。

道亘萬世而無弊者也。德克一性而常存者也。常道無名。唯德以顯。至德無本。順道而成。道無形也。及其運而為德。則有容矣。聖人抱道懷德。備天地之美。廣神明之量。體大德之容。以身言之。天谷是也。其間空曠。無乎不納。能容無相之至真。本來之赤子。萬神居之。故曰孔德之容。赤子未嘗須臾離道。故曰唯道是從。夫道者。杳然難言。何物之可擬耶。唯其無我。名不能為之累。唯其無著迹。不能為之滯。言物者。蓋強名以究。

妙理也。有物混成。亦稱道之為物也。道既無形。當何所從乎。今也。即物求道。道不可得。捨物求道。道亦無涯。扣其恍惚之端。則恍似有也。無中之有。惚似無也。有中之無。居無非無。即空是色。居有非有。即色是空。恍惚之理。可想像矣。故曰道之為物。唯恍唯惚。且恍中之像。方其有象也。其來無所從。故視之不見。惚中之物。方其有物也。其去無所至。故聽之不聞。視聽既不可得。所謂杳冥之物。又安得而涯涘也。謂之無。則能妙萬物。謂之有。則莫見其形。太虛之象。似有而無。

造化生焉。萬物兆焉。太虛之物似無而有。風雷
生焉。霜露降焉。有象則物之名立矣。有物則因
至精而生焉。杳而深遠。漠而寂默。無中妙有。包
含萬化之原。藏乎太虛之精。畜乎自然之信。是
以萬類生焉。三才備焉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。廣
成子言至道之精。杳杳冥冥。至道之極。昏昏默
默。抱神以靜。形將自正。原其身也。心為恍惚之
宮。腎為杳冥之府。心則藏神。腎則藏精。一身之
精神寓於恍惚杳冥之間矣。故曰惚兮恍。其中
有象。恍兮惚。其中有物。窈兮冥。其中有精。然精

者。經緯萬方。妙乎一身。在丹謂之大藥。在易謂之
中孚。萬變不能遷。自然不可移。妙中之妙。真中
之真。感之立應。故能春生秋殺。夏炎冬凜。未嘗
差忒。響答若谷。注之於身。飛騰祖炁。斡旋汴流。
迴黃轉赤。其道應時。故曰其精甚真。其中有信。
爰自上古。下及來今。湛然長存。隨時顯用。未始
有名。強名真精。亘千古而不動。儼一性以長存。
坐觀天地之衆美。死生之終始矣。以喻至人得
道長年。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焉。故曰自古及今。
其名不去。以閱衆甫。然衆甫之變日逝不停。何

以知萬物之資稟乎。亦由其道之所致也。蓋道也者。窈冥恍惚。常在不去。故能應變為治也。如此。至人儲精毓神。守真抱一。視天下之衆美。無為而自化。豈知其所以然哉。若是而已矣。故曰吾何以知其衆甫之然哉。以此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。枉則直。窪則盈。弊則新。少則得。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。故明。不自是。故彰。不自伐。故有功。不自矜。故長。夫惟不爭。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吾之所謂曲則全者。豈虛言哉。誠全而

歸之。

聖人鈞深致遠。動必循理。理之所在。天下莫能與之較也。以謂治性者。莫若明心。全身者。莫若遠害。是以蟠曲才能出處。語默順隨其宜。與物無競。不虧其大全。故能成其無爭之德。故曰曲則全。聰達明察。曉辯諸物。遺佚而不怨。阨窮而不憫。其直如矢。其端若絃。常且委蛇同波。類尺蠖之未伸。屈伏而不有其直。斯可謂大直矣。故曰枉則直。內直而外曲者。與天為徒。外直而內曲者。與人為徒。是也。川谷窪下。則水就之。雖欲

不盈不可得也。故能四達並流。滿而不溢。於己
謙虛。則衆德歸之。儻或持而盈之。則小器易歆。
毀沮隨至。不危殆也。幾希矣。故窪則盈。人貴有
常焉。苟失其常。則不能盡變。至人支離其德。弊
薄其身。大白若辱。質真若渝。則天下樂推而不
厭。其道日新矣。揚子言。或問新弊何如。新則襲
之。弊則益之。然可謂日新其德。不為外物之所
弊者矣。故曰。弊則新。夫大小有定。日月有數。萬
物有常。理不可遏。道不貴煩。聞見之多。不如其
守之約也。易則易行。簡則易從。簡易則天下之

理得矣。少者微也。性命之學。至於精微。則得之
矣。攝生之士。亦宜少思少慮。少欲少念。持而勿
失。故曰。少則得。人情好勝。以多為貴。蓋道不欲
多。多則雜。雜則擾。擾則憂。憂則不可救。路多岐
則忘羊。學多方則喪道。南華言。文勝質。博溺心。
治身之道。多思則神散。多念則心勞。多好則志
潰。多機則智沉。非所謂抱一也。故曰。多則惑。至
人抱守混元之理。以謂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丹
書萬卷。不如守一。一者。人之真性也。道書所言
一者。亦有數種。不可不分也。有道之一。無一之

一也。有神之一。真一之一也。有炁之一。一炁之一也。有水之一。天一生水之一也。有數之一。一為生數之根。歸數之本也。此言抱一者。乃神之一。真一之一也。知一者。無一之不知。不知一者。無一之能知。故曰子欲長生。抱一當明。夫思一至飢。一與之糧。思一至渴。一與之漿。一有姓字。服色。男長九分。女長六分。昔黃帝往峩嶺山。見天真皇人於玉堂。請問真一之道。皇人曰。此道家之至重。其經上帝祕在崑崙五城之內。藏以玉函。刻以金札。封以紫泥。印以中章。吾聞之經。

云。一在北極太淵之中。前有明堂。後有絳宮。魏華蓋。金樓穹窿。左置右魁。激波揚空。紫芝被崖。朱草蒙龍。白玉嵯峨。日月垂光。歷火過水。經玄涉黃。城闕交錯。帷帳琳琅。龍虎列衛。神人在傍。不施不與。一安其所。不遲不疾。一安其室。能暇能預。一乃不去。守一存真。一乃通神。少欲約食。一乃留息。白刃臨頭。思一得生。知一不難。難在於終。守之不失。可以無窮。陸辟惡獸。水却蛟龍。不畏魍魎。挾毒之蟲。鬼不敢近。刃不敢衝。此真一之大畧也。夫言北極太淵之中者。言真一。

所居之神室也。乃在兩耳交通之穴。前明堂。後玉枕。上華蓋。下絳宮。即泥丸天帝。上一赤子之所居。謂耳屬腎。故言北極太淵之中也。古今神仙方士。世世歃血盟天。祕傳之也。今乃泄之。西昇經曰。子得一。萬事畢。又曰。抱元守一。過度成仙。又經曰。人能守一。一亦守人。白刃無所錯其銳。百害無所容其凶。居敗能成。在危獨安。知而行之。可為天下修真之法式。故曰抱一為天下式。夫空中之塵。若飛雪。而目未嘗見。穴中之蟻。若牛鬪。而耳未嘗聞。目察百步。猶不能了了。豈

可以一己短淺之耳目。能盡見聞於微妙之至理哉。噫。鏡不自照。能照於物。如使自照。何暇及物。是以不恃己之明。不專己之用。其見益廣矣。河上公云。聖人雖明。不以自見千里之外。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。故能明達。故曰不自見。故明謙抑恭敬。彼我俱忘。不私一己之能。不蔽一己之過。天下自然稱揚其善。歸美其德。愈彰而不可掩矣。故曰不自是。故彰。雍容恬淡。體道懷德。捨己從人。未嘗自伐。天下稱其功矣。故曰不自伐。故有功。雅素純粹。大辯若訥。大巧若拙。未嘗

自矜。故其道愈久而愈大。其德彌遠而彌彰矣。故曰不自矜。故長。書云。汝惟不伐。天下莫與汝爭功。汝惟不矜。天下莫與汝爭能。則近之矣。以至不乘人之險。不迫人之利。人常趨先。我獨居後。願神靈域。超衆妙門。常處乎不爭之地。天下雖欲與之爭。不可得也。故曰夫惟不爭。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世以直為是。以曲為非。殊不知途雖曲。而通諸夏。川雖曲。而通諸海。將循理而行於世。則不免有所曲者。蓋至人薄己厚人。損己益物。故能外全於物。外全於物。然後內全於身。內全於身。然後誠全於德。誠全於德。然後德全於道矣。內外道德四者皆全者。誠使之然也。誠既不全。四者烏有。四者既有。天下安有不歸者哉。黃石公有云。神莫神於至誠。豈虛言哉。故曰誠全而歸之。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。飄風不終朝。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。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。而況於人乎。故從事於道者。道者同於道。德者同於德。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。道亦得之。同於德者。德亦得之。同於失者。失亦得之。

信不足。有不信。

道出自然。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搏之不得。用之不既。惟其不可見。不可聞。乃道之至精。至微。不可得而名狀。故強名曰希。曰夷。曰微。蓋希者。視之不見之道也。言者謂也。乃無為之教。玄默之奧。泛應在物。而不與物對。旁行於世。而不為世移。隨寓而見。因事而顯。希本不有。道自歸之。況用其道。以修其身。有問即應。接物即言。不益生。不助長。以輔萬物之自然。默會於道。故曰希言自然。且鼓舞萬物者。風也。潤澤萬物者。雨也。陰

陽調適。風雨時若。風不鳴條。雨不破塊。不疾不徐。勢之所至。則民俗康阜。天下和平。各安其所安矣。今言飄風者。猛烈之風。驟雨者。急暴之雨。從旦至晡。為終朝。自旦至暮。為終日。蓋陰陽失常。和炁不治。大塊噫氣。萬竅怒號。又豈能長久乎。夫形之大者。莫過乎天地。造化之妙者。莫極乎陰陽。人處乎天地之間。又何異毫末之在馬體乎。而乃縱其愛慾。語言違戾。喜怒不常。三華潰亂。天和蕩散。神光失廬。喪亡無日。欲其長久也難矣。原其所自。皆人之慾。匪天地固有也。及

乎風雨既止。寥寥太虛。一物不有。妙道之體。凝然泰定。又豈物之能壞乎。至人之道。亦若是也。經所謂飄風不終朝。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。天地尚不能久。而況於人乎。此太上特戒人之喜怒哀樂。發不中節。動止失常也。然道者。虛無簡易之理。希者。從事無聲之表。不與物交。獨以覺性。與道為一。固當體于真常。順從其道。智恬交養。動則與陽同波。靜則與陰同德。出入有無。符於妙理。故曰。故從事於道者。道者同於道。內全自己。嗇其冲粹。不喪精神。外濟於物。澤及

蒿萊。功成不居。可謂符於德矣。故曰。德者同於德。若乃苦心勞形。縱其躁暴。嗜其情慾。與物相刃相靡。自傷天和。道去德離。故曰。失者同於失。唯至人同於道。同於德。同於失。不與物親。不知其有道。不知其有德。不知其有失。超然出乎形器之外。而無得失之憂矣。此三者同出而異名。既得其得。無同不同。且方以類聚。物以群分。西昇經云。同道道德之。同德與德親。夙世不學問。今復與失隣。故曰。同於道者。道亦樂得之。同於德者。德亦樂得之。同於失者。失亦樂得之。篤信之。

士既得真道。觸處圓成。遂能得本無得。失本無失。關尹子所謂以不有道。故不無道。以不得道。故不失道。如是則可謂真得矣。故能神契於虛。心合於無。誠信既篤。道自來居。若夫執迷之人。信心不足。遇善則惑。榮華世利。誘其意。素顏紅膚。惑其目。清商流徵。亂其耳。愛惡利害。攪其神。功名聲譽。束其體。見道柔弱。澹然無味。非止不信。又且大笑之。其來久矣。豈獨今哉。故曰信不足。有不信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。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。自是者不彰。自伐者無功。自矜者不長。其於道也。曰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。故有道者不處。

跂者似立而非立。人貴其有立。非道則不立。跨者似行而非行。人貴其有行。非道則不行。苟以立為未足。而加之以跂。以行為未足。而加之以跨。未見其可也。類夫冒進之士。跂望非分。欲求榮寵。有若延頸舉踵。何能久立乎。而又才力卑劣。而欲超軼於人。跨步挾物。心覬速達。何由得行乎。足既不平。豈可使之立。跨既不伸。豈可使

之行也。是以違其常性。而強其所不能。若夫以道獨立乎萬法之表。超然不移者。曷可同日而語。魯語言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義易言。苟非其人。道不虛行是矣。故曰。跂者不立。跨者不行。聖人無為不自矜伐。未嘗彰顯。義已見乎前章矣。蓋憂人之深也。故復言之。且自己之才美。賈術而蔽人。是猶隔窓數塵。見內不見外。信手攬金。見金不見人。獨任其明。不能遠照。豈得謂之明乎。故曰。自見者不明。智不足以利物。仁不足以同衆。自是而非彼。美己而惡人。將欲翕之而

不能張。將欲奪之而不能予。雖有其善。豈得彰乎。故曰。自是者不彰。仁不濟物。義不裁非。自取名譽。以為光耀。亦將奪於衆口。而不得有其善矣。雖能力行。豈有功乎。故曰。自伐者無功。逞傲慢之色。縱驕吝之氣。自矜己能。以凌愚下。自足己長。以為莫加。其於道也。豈得長乎。故曰。自矜者不長。至人則不然。深藏若虛。盛德若愚。以退為進。以辱為榮。以深為根。以約為本。功成名遂。循天之理。無所不忘。無所不有。澹然無極。衆美歸之矣。夫道之為體。莫能名其大也。天地得之

以定其位。萬物因之以成其形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豈可須臾離也。苟違於道。儻無所常。煖衣飽食。逸居無教。淫志泰色。其不謂之餘食贅行乎。飲食適飽則已。餘則為病。故棄餘之食。適使人惡。奚足致飽。四體適全而已。贅則為累。徒為身外之患。適使人醜。奚足致美。至人遊心太虛。睨物玩世。以生死為一條。以可不可為一貫。回視自己。自彰自伐。自矜之士。譬諸棄餘之食。贅疣之行。天之所虧。地之所變。人之所惡。而況至人窮理盡性。造道之極。曷嘗顧之。終身當勿處也。宜

矣。故曰其於道也。曰餘食贅行。故有道者不處。斯旨備矣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。獨立而不改。周行而不殆。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。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。逝曰遠。遠曰反。故道大。天大地大。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。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。地法天。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。

太易者。未見氣也。太初者。氣之始也。太始者。形之始也。太素者。質之始也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。

故曰渾淪。非濁非清。湛然常存。非高非下。萬派莫分。天地由之而生。萬物由之而化。至人體之。是以歸根復命。返性於物。恍惚之中。千和萬合。極物之真。原其本來。先乎覆載。混然成體。道之元也。在人為妙覺之性。亘億萬劫而不間。故曰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寂兮無聲。寥兮無象。空洞杳冥。無今無古。不滅不生。包乾括坤。負陰抱陽。隨迎莫見。幽冥莫測。萬變千化。散則沖和之氣。徧于太虛。歛則純精之物。藏于黍米。獨立無匹。未嘗遷革。何物可偶。故能周遊八紘。應用無盡。

斡運不忒。經縱緯橫。星辰不得不列。雷霆不得不鳴。在天成象者。道無不行焉。陵靜谷虛。丘夷淵實。草木不得不長。江河不得不流。在地成形者。道無不行焉。物有盛衰。道奚窮極。萬物莫見其行而行。萬物莫見其止而止。止而復行。如環無端。物無大小。皆向於道。得之則全。離之則殞。生之成之。咸有所賴。至人神靜。炁動寂寥。獨立與道偕行。斡旋正炁。以復正命。晝夜百刻。昇降不已。何殆之有。百骸肢節。藉其保毓。生生不息。故曰寂兮寥兮。獨立而不改。週行而不殆。可以

道徳講義四
三
為天下母。夫道無形。視聽孰能搏取。無端無緒。豈可得而名乎。然前言既稱有物。安得無名。以其神用無方。通生萬類。故字以道。凡物之大。皆有邊際。唯道之大。化成宇宙。莫可加也。強名之以大。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。強為之名曰大道。既大矣。運轉八極。無往不適。斡旋昇降。貫天充地。窮之益深。莫究其源。豈非自大而逝乎。以逝求之。無周不徧。杳出八荒之外。逐之不逮。收視返聽於靈府之內。若鑑之明。應而不藏。匪思慮所可到。豈非逝而遠乎。而反之為義。求諸

外。不若求諸內。求諸人。不若求諸己。炁運回還。周而復始。皆道之化也。故自遠而之反。故曰大。大曰逝。逝曰遠。遠曰反。夫曠蕩而不制。總陰陽而握乾坤。垂變化而行鬼神。品彙由之而生。豈非道之大乎。高而不危。運而不息。垂覆無邊。黔黎仰之而尊。豈非天之大大乎。凝而在下。寂然不動。柔順安靜。厚載萬物。豈非地之大大乎。崇高富貴。奄有寰區。垂衣拱手。化被邇遐。豈非王之大大乎。然而莫神於天。莫富於地。莫尊於帝王。皆不出乎靈域之限。而有四大焉。王者德配天地。仁

道德講義四
三
及草木。仰不愧。俯不怍。所以亦預其一。至人預之於己。道者。虛無神妙。天者。天谷神宮。地者。黃庭真土。王者。真性元神。元神乃心也。不離方寸。潛天潛地。週旋四海。經緯萬方。亦可謂之大矣。故曰道大。天大。地大。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。而王居其一焉。然王者。淵默沉靜。與陰同德。所宰無私。是法乎地也。地者。守一不動。剛健中正。與陽同波。是法乎天也。天者。高明至公。出真兆聖。酬酢萬變。惟德是輔。與道同體。是法乎道也。唯道則任物逐性。無為自然。孰可擬議乎。至人象地。

之寧。法天之清。稟道自然。守而勿失。與神為一。道體圓通。出入無碍。所謂自然。其誰曰不可。故曰人法地。地法天。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。旨義博矣。

道徳言義四

